

记者暗访，揭出惊天秘密；追击事实，开解古今悬疑。

玛雅笔记

女皮皮 © 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记者暗访，揭出惊天秘密；追击事实，开解古今悬疑。

玛雅笔记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雅笔记：暗访笔记 / 女皮皮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43-1150-1

I. ①玛… II. ①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5992号

著 者	女皮皮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150-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大地惊雷 1

第一卷 盗墓笔记 3

- 1 据说那是一个天然大坟场 3
- 2 年久尸体不化，这就是养尸地 20
- 3 这个女人，眉目含情 31
- 4 这个墓就好像是墓中套墓 36
- 5 张狗子确实说得有道理 51
- 6 先人为什么要把墓建在山崖上 57

第二卷 玛雅笔记 64

- 1 甲流感和非典、禽流感，有什么不同呢 64
- 2 着火了，快停车 82
- 3 不好，龙卷风 107
- 4 地陷和天坑，不一样吗 118
- 5 到了2012年，太阳系正处于原点上 134
- 6 日本发生大海啸了 154

第三卷 易经笔记 186

- 1 有的房子，旺丁不旺财 186
- 2 文昌位，当做书房是最为有利的 196
- 3 二手房是不是运气都很差啊 212
- 4 孟母三迁，就是一个风水问题 222
- 5 这个马上封侯，绝不能放在浴室 229
- 6 灰姑娘嫁入豪门的风水 236

第四卷 房产笔记 240

- 1 她想找一个有房的男人 240
- 2 售楼里有一个称呼叫做“捂盘” 244
- 3 买预售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253
- 4 张太太的太太炒房团 256
- 5 炒房独家秘籍 260
- 6 大产权小产权 264

后 记 我的人生是你的教材 275

序言 大地惊雷

一起普通的抗拆迁事件，使我卷入了暗访万家湾高胜利家的大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头脑不清楚的精神病患者高胜利，叫嚣着要一个亿呢？经过我的亲身暗访，我发现高胜利的家里，是一个“天然大坟场”，竟然有五个朝代的墓，在他的家里一层层埋葬。

高胜利所在的宅院，是一块万年不遇的养尸重地，在养尸重地里建造坟茔，可以保持尸体的继续生长，指甲长长，獠牙长出，毛发披肩……一心想要夺位的历代诸侯贵族，都把这块地当做子孙发迹的所在，而由于沧海桑田的变化，他们的墓地，并没有被上面建造坟茔的人发现，从而形成了墓中墓……墓里面数不尽的珍奇异宝，是高家千百年来，一直保持富裕的原因，也是高胜利拒绝搬迁的最主要的理由。

本盗墓笔记不同于以往的盗墓小说，墓中有墓，以事实为根据，故事扑朔迷离，惊心动魄，期间穿插着高胜利一家的奇怪身世，神秘消失的契丹民族，受诅咒的后代……

盗墓笔记之后，就是玛雅笔记。这一卷里，主要写了六种比较大的灾难：甲流感、火灾、龙卷风、地陷、2012 玛雅预言、海啸。2012 年的临近，很多人都在惶惶于玛雅的世界末日预言，我们应不应该相信这个预言呢？

为了找到答案，我暗访了三甲医院的李医生，得知了甲流感就是禽流感在猪身上的变异。后来回老家探望母亲，亲眼目睹了凤姐家门口的“地陷”，由于地陷，很多人都在猜测 2012 的玛雅预言，我暗访了曾经蹲过监狱的单大爷，才知道，玛雅人和我们华夏人有着不可分的渊源。玛雅人就是印第安人（殷地安），他们平时的问候语“殷地安”，就是指“殷朝还好吗”。原来，他们是殷朝时期，纣王的儿子武庚被周所灭，逃亡到美洲

的后裔……

这些灾难和其他灾难书不同的是，是我亲自暗访调查的结果，其中有三甲医院的著名医生、喜欢发表不同见解的大学教授、蹲过监狱的著名专家，还有具有探索精神的地理老师……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些灾难，本书会给你答案。

天灾之后，就是易经笔记。这个暗访，来源于城市富豪对于楼房风水的关注。为了探究出入于富豪身边的风水师，我卧底在保洁公司，在给几位局长老板做家务保洁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几位风水师的风水布局。

龙局长想让儿子考上好的大学，于是风水师不仅在小强的书房里设下了努力学习的风水，还把本该是文昌位的厕所，进行了解读和破煞；岳老板的老婆经常得病，可是命里喜火，于是，风水师要求岳老板把瓷砖都换成木质的，还要求岳老板把家里的山水画摘除，只因为那山水画的水流是向外的；史厂长的老婆想买一间门市，又是两位风水师出谋划策，皆大欢喜……

最后，我暗访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题材：炒房内幕。为了一探房子是如何炒起来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我在售楼小姐的职位上，历经了两次售楼处工作的经历，终于把炒房者的画皮彻底扒光。炒房的人是可恶的，但是，这一行的回报也是最多的，在一列火车上，我认识了温州的“太太炒房团”，我发现她们在炒楼的同时，自己没有担任何的风险，她们手里拥有大量的资金，从而拥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可以说，正是由于她们和开发商的勾结，才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后来，我的邻居买房，为买大产权房还是便宜的小产权房，产生了矛盾和纠葛……

四段暗访经历，四段精彩的人生。行走在暗访的路上，风雨兼程，我心尤幸。

第一卷 盗墓笔记

■ 据说那是一个天然大坟场

在我二十六岁那年，做记者多年的我，忽然接了一个特殊的工作任务。这件任务的特殊性就在于，我要去采访的是一个疯子。

这一年，这个城市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建起高大巍峨的、直上云霄的高楼，即使是城市的偏远地带，也超过了一平方米一万元的价位。旧房改造，成了这个城市的主要建设内容。这一年，据说全国出了很多的钉子户、自焚户，可幸的是，我们这个城市，由于补偿条件还算合理，旧房拆迁的工作落实得还算不错，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上访的队伍，由此，各地的媒体还多多表扬了我们这个城市。

因为旧房改造，的确是让一部分拥有旧房产的人，拥有了不菲的资产。

可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不会总有的。这一年的夏季，就在我们媒体准备大张旗鼓地报道省市的开发建设情况一派良好之时，忽然，我们报社的王总急匆匆地从外地赶了回来。她一进办公室，就说：“小芸，你赶紧去万家湾采访一下，据说那里有个精神病，拒绝拆迁，这事我们报社没登，外地的报社都传扬开了，你去暗中参访一下，顺便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我们对舆论也要有个交代。”

我打着哈哈，有点心不在焉。毕竟上班已经接近三年了，工作的三年之痒已经来临，还记得最初我做记者的时候，是凭着对文字的爱好和文字变成铅字的惊喜，千方百计地应聘到了报社。那时候，我想，就是在报社里做个排字工人，身上也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

三年了，发过的稿件已经能掇半人多高了，采访过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性格暴烈的、笑里藏刀的、大刀阔斧型的，当然，还有脑满肠肥型的。

做记者就是这么回事，能够坐在录音间里，穿着漂亮整齐的工作西装，把名人约来，品着上等的铁观音，吹着四季保暖的空调，讨论讨论名人小时候的往事，然后挤出几滴眼泪，发几句堂而皇之的感慨，那种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小记者来说，的确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过是千百万风尘仆仆的记者队伍中普通的一个，做着奔波劳累的工作，发着已经不再让我兴奋的铅字，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有点浮云。

比如说今天，王总要我去采访一个拒绝搬迁的“精神病”，尽管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过，我还是接了下来。

精神病怎么了？我想起了前一阵子，王总要我去采访某个煤老板，结果，到了煤矿，就看到了几个膀大腰圆的保镖，围着一个报社记者拳打脚踢。原来，煤老板那天心情不好，由于煤矿属于违规作业，连接发生事故，煤老板心情郁闷之际，看到还有记者来采访，火不打一处来，命令几个保镖对着记者往死里打，说实在的，看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宁愿去采访精神病，也不愿意去采访煤老板。

王总把任务安排给了我之后，我正思考着采访时需要说的话，提的问题。是的，对一个精神病人，怎么提问呢？他肯定不会按照常理答复我的，那样的话，别人岂不是把我也当做了精神病？

正想得劳神，钱孙在对我眨眼，这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和我一个办公室，最近没少和我套近乎，其实，钱孙是喜欢和任何女孩子套近乎的，当我意识到这一层时，我就再也不为钱孙的殷勤感到荣幸了。

我丢给他一个白眼，心里埋怨着上天，为什么我的身边，总是充斥着这类胖乎乎的、看起来愚蠢型的男人？不，钱孙绝不是愚笨，他的小眼睛精明着呢！上次钱孙还说，肥沃的土地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成功的男人，不长没有神的大眼睛。那意思就夸自己的小眼睛长得精神，长出了成熟男人的自信和成功男人的睿智。

可我却觉得，他的小眼睛，透露着狐狸般的狡猾。

我知道钱孙那个笑是什么意思，当他听说我要采访精神病人的时候，心里想的什么，我清楚不过。

去年我和钱孙去采访某个被捣毁的传销窝点，回来的路上，说不出来的心情大好，我兴致勃勃地对钱孙说着传销人员是多么的愚昧，自己被当了靶子，还给人家数钱，正谈得兴起，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迎面而来。

她的样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她这样中庸的外貌和装扮，没有让我防范，我和钱孙仍旧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女人和我迎面相对，我依旧对她没有防备，只是把身子往边上移了移。

就在这时，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样貌普通、衣服整洁的中年女人，在我给她让道的那一刹那，忽然甩给了我一个耳光，还骂道：“你个傻×，偷我家男人。”

我懵了，钱孙也懵了，那女人还在对我骂骂咧咧，并且准备给我第二个耳光时，钱孙很适时地抓住了女人的手腕子。那女人哇哇大哭起来：“你个不要脸的，竟然要了别的女人，你竟然要别的女人，你不要我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哭了一会儿，这女人整了整头发，还拿出小梳子，梳了梳头，看也不看我和钱孙，继续赶路。她的神情恢复了平静，假如没有刚才的一幕，谁也不知道，她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精神病人，和我们常人无异。并不是每一个精神病人，都像我们想的那样邋遢、腌臢和大哭大闹，他们平常的时候很正常，但是也有时候，就会受到某种刺激，忽然爆发。

那次一回到报社，钱孙捂着肚子哈哈地大笑，他一边学着那个女人的动作，一边对报社的人说我当时是多么的胆小。不消说，这次钱孙对我挤眼，就是在暗示采访“精神病人”这件事。我对钱孙摆出了一个无所谓的笑，那意思是说：别看上次我挨了精神病人的打，这次，你看看吧！

钱孙走到我跟前，嘻嘻一笑说：“小芸妹子，你要是不行，就赶紧对王总说一说，我最近接了一个采访娱乐界的新闻，你去试试？”

我没好气地说：“谢谢你的好意啦。”

说着，我留给钱孙一个还算潇洒的背影。

这几年来，别说是精神病，就是盗窃犯，连环杀人犯我也采访过了，上次被精神病忽然吓着，不过是心理准备不足，这次，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个工作。

其实，在接采访任务之前，对于这个阻碍拆迁的精神病，我就略有耳闻。

这个“精神病”在本市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他的名字叫做高胜利，曾经是万家湾的村书记，算盘打得拍拍响，账目分析得清楚有条理，平日最爱在村委大会上讲话发言，自从得了精神病后，高胜利竟然依然官腔十足，到处去发表他的演讲，他的身影，对于市民们很熟悉。

高胜利得了精神病，去演讲什么呢？他没有别的“任务”，对于这个曾经做过“官”的男人来说，能够经常去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就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他最喜欢的就是，站在某个企业或者工厂的门口台阶上，对着下面匆匆而过的人群“发号施令”。他的样子精神抖擞，也十分的威风，门卫赶走了他，过不了一会儿，他又来了，他穿着常年不变的绿军装，点着一根纸卷的烟，吸一口，说一句：“众位乡亲们啊，这次我们会议的精神是……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对于生产资料的破坏和浪费……”

不消说，高胜利作为精神病患者，他并没有得到很多精神病人的“待遇”，没有人对他投注过鄙视的目光，也没有一个小孩子往他的身上扔土坷垃、吐唾沫。高胜利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场，有的时候，还会有人好奇地停下脚步，很仔细地听他的“讲话”，并且对他的讲话，报以会心的一笑。其实，高胜利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和行为，一直保持着某一时代的特征。每次看到高胜利站在市委门口，依然威武不屈，雄赳赳气昂昂的仪态，那感觉就好像自己面对的是千百个敬仰他的老百姓，我就会揣想，高胜利在过去那个年代，肯定是一位很有威信的村干部。

闲话少述，高胜利为什么会阻碍拆迁呢？

那栋房子，高胜利的父母都已经同意了拆迁，并且摁了手印，签了合同。几百户的居民，只有高胜利还独自住在自家宅院里。据称，有那么一段时间，高胜利也深恐有一日回来了，家园变成了废墟，索性也不去大街上“演讲”了，他像个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自己住的那三分地。更加诡异的是，高胜利在地上打了洞，别人家防拆迁，是在房顶上安炮楼，高胜利防拆迁，居然在自家卧室里打了一个洞。

当然，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前，这只是谣传。这个高胜利，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得罪不起，这样一个“高素质”的精神病，还真给当地的开发商摆了一个难题。

作为本市最大的一家媒体，此次暗访高胜利，是王总给我的一个重大任务。在办公室交代了之后，王总又专门把我叫去了总编办公室，对我讲了高胜利抗拆迁这件新闻，作为记者的我，绝不能亮出自己的真正身份。

坐着五路汽车，来到万家湾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来万家湾之前，我查看了万家湾的县志。万家湾曾经是一个小型的县镇，近几年城市扩大，位于城乡接合处的万家湾，就归入了市区，成为了本市一个重要的集镇。

万家湾虽然名字依然叫做万家湾，实际上人口却非常少，而且奇怪的是，它的名字处带有一个湾字，实际上，却没有一条湖泊河流。

总之万家湾，据说是民风淳朴，要去这个镇采访，对于我来说，就跟所有经历的采访一样，没觉得什么神奇之处。我毕竟已经二十六岁了，经历的采访也不少了，人家都说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还不结婚就成了“剩女”。剩女就剩女吧，谁让我低不成高不就呢，好的男人看不上我，人家的志向是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赖的男人，我又看不上，就这样，一边选择着，一边被选择着，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结果，我就成了“伪劣产品”被剩下了。医生是越老越值钱，女人越剩越没有价值，每当我看到自己眼角已经钻出来的鱼尾纹，我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有一天孤独地老去。

在汽车上颠簸了半天，我昏昏欲睡。我想起了要来采访时，钱孙对我说的话：“小芸啊，我可是为你好，你最好别去万家湾了，据说那是一个

天然的坟场，那个精神病高胜利家里，就是坟场的中心呢！”

我觉得钱孙在胡说八道，钱孙却用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瞅着我，好像与我生离死别似的说：“小芸，你别不听我的，那个天然的坟场，你要去了，好运的话你就发了，不过，大部分人都是马革裹尸还，那里面，虽说经历了很多的朝代，埋葬着很多的文物，可是，高胜利也是因为那些文物，得的精神病——”

“这些是你从哪听来的呀？”我觉得钱孙的样子不像开玩笑，可是，作为一位老记者，我绝不能被钱孙的一席话所吓退。

“我——小芸，告诉你实话，你千万别跟我们总编告状，王总编其实最初是叫我们部里的李梅梅去的，李梅梅不知从哪儿打听出了这些新闻，说什么也不去了，你知道——李梅梅对我——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

“得了吧，我看你是想吃葡萄说葡萄酸吧？”我故意揶揄钱孙，其实，对于办公室恋情，我一直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李梅梅是个颇有家产的富二代，人长得有点胖，圆圆的冬瓜脸，安在她那圆滚滚的身躯上，形象确实不是很漂亮，不过性格豪爽，敢说敢为。据说十八岁时，曾经离家出走，父母找了她半个月，最后在某家旅馆被父母找到了，同时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个小恋人。

李梅梅被父母“捉奸在床”后，看到女儿的名声已经受损，父母也就允许了她和小恋人的来往。可惜的是，那段感情并没有结果，李梅梅眼看着小恋人有了“红杏出墙”的念头，为了不落得被甩的下场，提前和小恋人说了拜拜。这也就是所谓的爱情韬略“要想不被甩，先要甩别人”，这一条据说是李梅梅的发明。

最近，李梅梅减肥失败后，最喜欢自我解嘲的就是把自己比喻成网络上人见人爱的“小月月”，李梅梅觉得自己质朴、坦率，和小月月很相似，当然，她也是看到了小月月拥有了无数的男粉丝，幻想自己也能够被这么多的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男人甘愿在李梅梅的“拜月神教”之下膜拜。

看平时的情形，李梅梅确实很喜欢和钱孙插科打诨的，但是，从另一

个方面来讲，钱孙也是一个喜欢唠嗑的不二人选，不论是对谁，都热情洋溢，就连李梅梅，他当着人家的面，也夸成了一朵花，这怎么不让李梅梅春心荡漾呢？

钱孙见我不相信，气得还说我：“小芸，你怎么这样呢？我可是为你好，去了你就知道了。”

其实，钱孙的话，是给我一定的心理撞击的，可是，我能因为他说的“天然大坟场”而退缩吗？不能，作为记者，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给众人解惑，是我的责任。况且，既然做了记者，既然吃着记者这碗饭，就不应该想更多的。

汽车上，迷迷糊糊地，我听到了几个男人的对话：“这次去，说什么也得弄几个明朝的碗。”

“呵呵，明朝的碗，没啥意思，我告诉你们一件奇事，前几天我们工地施工，挖出了三口棺材，都是石头棺木的，费了好大的力气，使用电钻，才把棺材板掀开——”这男人说了一半，就故意不说了。

听的人着急了：“掀开棺材板怎么着了？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有倒是有几件，不过不多，最神奇的是，其中的一口棺材里的尸体，竟然还没腐烂，里面的女主人，栩栩如生，眼睫毛都能看见呢！”

“这没啥稀奇的，棺材里的尸体，只要没有受到空气腐蚀，再加上地底下和空气隔绝，石棺里空气稀薄，地下温度适宜，就跟我们冰箱里的冻肉一样，不会腐烂的。”

“呸，你说的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恶心，我再也不吃冰箱里的肉了。”

“我是说着玩呢，我们这次去，千万别碰上一个什么千年不化的尸体，我什么也不怕，就怕粽子。”

“什么粽子？这都是那些小说中胡编乱造的，我看你是盗墓小说看多了吧，其实，人死如灯灭，什么尸体腐烂不腐烂，都是死人，我们就是要拿走几个银盂杯、金搔头……”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暗自思忖：这次去采访的，钱孙说那个高胜

利家里是个大坟场，是不是这次暗访要和盗墓挨上边呢？我可不愿意去盗什么墓，我只想着采访采访高胜利，假如高胜利不配合的话，我也不能空手而归，最好是向周围邻居打探出个虚实，把他为什么抗议拆迁的事情，编圆满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胜利了。

这些年来，我毕竟不是一个刚出道的小记者了，几年的熏陶让我懂得，采访我们需要真相，但是，要看什么样的真相。比如，在曹操墓被发掘时，有一个网络笑话说，在曹操墓里，发现了两块有关曹操的头盖骨，其中一块是曹操老人家成年的头盖骨，还有一块是曹操童年时候的头盖骨。

即使如此，主流报纸认为那就是曹操的墓，我也不能说那不是曹操的墓，证据好像很确凿，不是发现了曹操两块头盖骨吗？在这些事情上，不必要较真，曹操小时候的头盖骨是曹操的，成年后的头盖骨也是曹操的，不管哪一块是真的，反正有一块是曹操的，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成年的不是，那就幼年的是，你总之要让这个墓，叫做曹操墓。

下了火车站，我看到了那几个文物贩子，就好像灵活的泥鳅，倏忽不见了，消失在人群里了。本来，我是想采访采访他们的，这是作为多年记者的敏感使然，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假如回去交不了差，那就以“倒卖文物”为题，写一篇报告文学。

我只好随意地在街上走着，街边一些老太太，用一些柴草编织着草鞋和草帽。青石板砖的地面，有着阴雨连绵时下的春雨痕迹。我想起了那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小诗，形容此时的万家湾，是很形象的，此时的万家湾，还有着一种古典优雅的美，与诗里的环境很是融洽。

我随意地逛着，本来对于此次采访的不满，此时可以说是云消雾散，即使不是来采访，光是旅游，这个万家湾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到处都显示着与城市节奏相反的格调，人们走路时是安详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到处洋溢着安静和祥和。

可是，我知道，不久这个小镇的宁静就要被打破了。城市的过度开发和改造，很多城乡接合处的小镇，也因此被划进了城市范畴，这些小镇上

的人欣喜的同时，我却为他们担忧，城市真的那么好吗？灰尘、尾气、钢筋水泥的建筑物，这些，对于我这个住惯了城市的人，真的不觉得有多好。

我注意到，很多人家门口都悬挂着一个造型奇怪的木制小人。我仔细端详着那个小人，圆形的脸，做着挤眉弄眼的动作，看起来很调皮，不过，也透着一丝诡异。

集镇上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娘在叫卖年糕，金灿灿的年糕，看样子非常诱人。

为了打听一下万家湾的实际情况，我买老大娘一块年糕，老大娘笑眯眯地用钢尺切下一块，趁这个时候，我问老大娘：“大娘，我想问您一个事儿，你们这里的家家户户的门口，为什么都悬挂有这种木制的小人呢？”

老大娘依旧笑眯眯地说：“这属于我们这里古老的风俗了，死了人，都在门口挂一个这样的木制小人，至于说为什么，我也不清楚，这是老辈子流传下来的。”

老大娘说完后，又来了买糕的，老大娘拿着钢尺，继续切糕，我这才发现，我为什么对老大娘有些好奇了，因为在我们市区里卖年糕的，都是用刀子切糕，万家湾的这个老大娘，却用的是木工用的钢尺，难道，这也是万家湾的风俗？

实际上，用钢尺切年糕，并不是唯万家湾独有。木工用的钢尺和墨斗，都属于盗墓辟邪的工具，万家湾之所以叫做万家湾，在于远古时候，曾经面海临山，属于风水宝地。古代的诸侯各国，都曾经把陵基建在万家湾，后来经过地壳运动，沧海苍田，曾经的海水，变成了如今的良田，曾经的高原，也履为平地。

卖糕老大娘所用的钢尺，属于辟邪的用具。人们都知道，盗墓的时候，一些老盗墓贼经常用木工的用具来辟邪，木工用的钢尺，冷光淬淬，照人见影，属于比墨斗还厉害的辟邪用具。当然，老大娘只是一个普通人，她之所以用钢尺切糕，只是古老的风俗使然。她并不知道，她所用的钢尺，

在和糕摩擦后,成为了一件宝器。我们风俗里吃的“粽子”,就是糕面做的,墓穴里的“粽子”,最怕的就是钢尺。很多的人并不熟知其中的奥妙。

和老大娘告别后,我一边吃着黄米年糕,一边暗暗称奇。等年糕吃完的时候,我也来到了高胜利的门前。

和所有拆迁的场地一样,高胜利家周围,到处堆积着破砖和瓦砾。我看到,除了高胜利的两间房的宅院还在挺立着,周围都已经被夷为了平地。高胜利独自一人,站在自家房顶上,一手叉腰,一手夹着根香烟,目光俯瞰着脚下,又像以往一样念叨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个观点解释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高胜利的房子旁边,一辆铲车正在清理着周围的土堆,清理得越干净,越是看出了高胜利家房子的突兀和显眼。

听着高胜利还算“恢弘”的演讲,我暗暗好笑,因为周围没有一个群众听他说话,他自问自答,却自我感觉良好。另一个让我感到好奇的现象就是,都说开发商恶贯满盈,可是,管理这片的开发商,并没有对高胜利采取什么措施,偌大的平地,高胜利喃喃自语着,谁也不管他,就好像没把高胜利放在眼里。

高胜利的神态上,看不出一点点因为拆迁带来的恐慌,他的神态更多的是自尊受到打扰的气愤。他不时地在自己的世界里,扮演着惩罚开发商的主宰,他用手指点着下面说:“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不过是纸老虎,原因他们是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纸老虎吗?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

我拿着微型相机,刚刚给高胜利拍了几张相片,一个长脸的男人路过,一把夺过我的相机,使劲踩在脚下,踩了几脚。

我气急了,这是我们报社唯一一架德国 kappa 微型相机,我冲上去就和长脸男人厮打起来,这个时候,一个跛脚的男人好像是和长脸男人一伙的,对长脸男人摆摆手说:“有话好好说。干吗和一个女人过不去?”

“他给高胜利拍照!”长脸男人气咻咻的,刚才我给他的脸上来了两

下子，留下了两道红印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大马猴。

我这才知道，那个跛脚的男人，就是开发商。把我的照相机踩烂这件事，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怎么说，我也是一名报社记者嘛！一个记者失去了照相机，就好像士兵失去了枪。我直接说道：“我是本市的报社记者，我来这里，就是来采访高胜利抗拆迁的事情，据说，他经常去上访……”

我故意把事情夸大，就是引起他们的胆怯，据说，人在胆怯的时候，会说出很多的真相。

我的话，看起来还真起了威慑的作用，跛脚的男人叹了口气说：“小同志，你不知道，关于拆迁，高胜利的父亲母亲都同意了，可是，也就是高胜利赖着不走，要不是……要不是……我们早就……”

这个跛脚的男人没说完的话，我也猜到了几分，可能高胜利有什么他们不敢得罪的地方，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对高胜利下手，换了别人，推土机早就直接开了上去。

我知道，这个时候，即使我问一些开发的事情，这些黑心商人也不会实话实说，索性，我开始从高胜利的身份下手。

高胜利的家族是个奇怪的家族，据说他们的远祖并不是万家湾人，而是从一个远古的地方迁来的。据至今的一些老人们回忆，高胜利的祖先不善于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性格都比较孤僻，不过为人还好，世代务农，不偷不抢，天姿聪明的高胜利还在大跃进的时候，被选上了书记。

高胜利的精神病，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据说，高胜利也下海做了一些小买卖，也算是小有资产。后来，高胜利瞄准了养羊致富这条路，可是，就在他卖羊的时候，被一个羊贩子给骗了，对方拿出了一摞崭新的人民币，只有第一层那张是真币，高胜利是个实在人，没那么多心眼，觉得对方和自己打过多年交道，不会骗自己，就这样，从没想过害人、骗人的高胜利，辛辛苦苦养的羊群换来了一堆假钞。

高胜利怒火攻心，一气之下，就患了精神病。从此以后，高胜利没事